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撰者 晉 杜預 注，唐 陸德明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 297500

卷三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7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旣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釋例

序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

今不

用

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集解

序或

云春秋左氏傳序按晉宋古本及今

定本

並云

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

此亭本

釋例

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

社
同

時置人之

也。宋大學士賀道養去社亦近。具

爲此

序
作

也。又大學廿二章通泰云。木茂。通作
註題並不言釋。列序明非釋。列序也。

又晉

宋古

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

經音

訓
爲

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

卷之四

...

卷之二

其治之事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國胥梁帶

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昔祖言鞏昔鞏固惡鄭也刻不封盟來不覺其國
鞏之也來不覺其國以為鞏益蘇魯邑而云無可鞏
其義未聞其十八年公使來于齊西朝云不言其來
又之皆不書蓋鞏之也以嫁入死邑無可鞏故云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八

襄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國景公即位通嗣

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

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
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

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與非上卿故在石

惡下

○與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

○正義曰案傳

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軟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與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與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與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

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柵而經書在春註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

殺其大夫甯喜

註

甯喜弑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弑剽

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書名也書

在宋會下從赴

註

甯喜至從赴○正義曰大夫見

之傳乃爲專而殺之喜之於衍未爲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弑君之賊於當誅衍雖不以弑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爲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註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鮒市轉反又音專復扶又反

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鮒皆是其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是兄曲也是杜以鮒之出奔非鮒之罪故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鮒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緩答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

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

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倚於

疏

夏會至備矣

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總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為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已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已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為真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

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為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為大夫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已心違君之命故賤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憚之不敢以已意假公命以敦叔孫也邾滕之事非機危禮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為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知經誤

今長至經誤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

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

地為名

反註同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

地來故詐許封之

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

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眾彊也慮其逆散欲聚以執

之下云盡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

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

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

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有

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

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

三國睦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

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

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

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爲賦于僞反註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祗成惡

名止也祗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勿與使

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

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

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書非卿也

○復扶又反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

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

○衣於既反枕之鵠反斂力驗反

子鮮曰逐我者出

謂孫林父納我者死

謂甯喜

○納本又作內音納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

○沮在呂反

子鮮至難乎○正義曰逐我者應死

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為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為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為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且縛實使之

使止之不可

不肯畱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

於河

誓不還

○使者所吏反

託於木門

木門晉邑不鄉

衛國而坐

怨之深也

○鄉許亮反本亦作嚮

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愬乎

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

所自愬○愬息路反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自誓不仕終身○自誓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

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公喪之如稅服終

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

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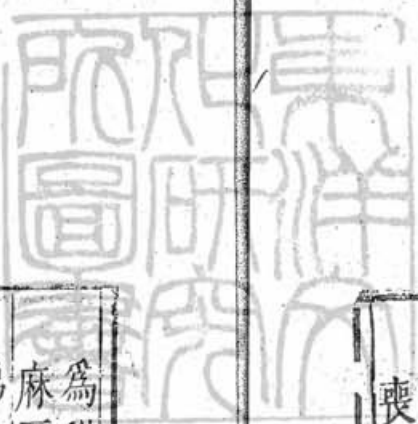
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郎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總音歲註同服音吐外反縗本亦

作衰音○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

七雷反○言公為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

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

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



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

麻不為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

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言義

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

有總衰裳壯麻經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為

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曰總衰者小功之

總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

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

是總者縷細而希疎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

所圖

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

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為之服獻公痛

愬子鮮特為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

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

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

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繩證

反通稱邑繩證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十

尺證反邑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

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

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

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臣弗敢

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也○少詩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太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薄息民之名○弭徐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虫○蠹本又作蠹蠹害

○正義曰釋虫云蠹桑蠹李巡云蠹木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曝去書內簡中之虫是虫在

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

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虫也害物之虫既名為蠹

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為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

舊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

得久弭今不可不許音災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

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

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

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
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
之於組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
之事○難之乃旦反下懼難同焉於虔反下將焉用
焉能皆同介音界後註同折之設反註同徐又
音制俎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
莊呂反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
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
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
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

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
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

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享令司馬置折俎也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

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使舉是

舉謂記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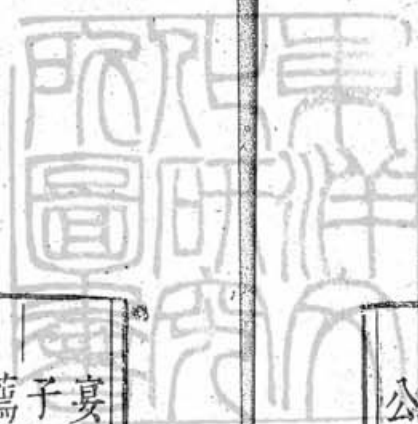
錄之也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

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

禮以爲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

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

之○宋向至文辭○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
足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
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
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
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



亦不必然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註**須

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註**趙武命盈追已

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註**趙武命盈追已。正義曰沈氏曰知非

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丙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辰邾悼公至。**註**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

至成言於晉。**註**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

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註**肱古弘反。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註**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

至。**註**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註**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註**更音庚庚午見賢遍反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註**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

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註**請齊使朝

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註**驛傳

也謁告也。**註**驛人實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註**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註**子皙公子黑肱素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註**哲星曆反。庚辰子

木至自陳陳孔渙蔡公孫歸生至

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方元

反

不相

忌也

晉楚各處其偏

伯風荀盈

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於宋若我何

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哀甲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

有信大宰退

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

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存信亡何以及三

止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為志出口為

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為信必

言火

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卽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

三年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註同斃婢**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世反踣蒲北反**匹**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若合諸侯之卿以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
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言也
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濟成也○僭子念反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或音扶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

稱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想楚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正義

兩事至敦之。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

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
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發魯之時未有此
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
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
利害季孫所量自慮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爲人
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
是餘人爲使季孫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
直季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敦
勸之望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曆丁卯是六月二
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
乃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且猶遠反魯復
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
已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
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
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間定得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
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滕皆不與盟

正義私屬二國故

音預

叔孫曰邾滕人之

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

正義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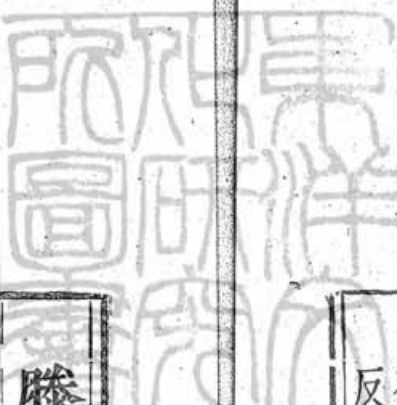
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

其小是故貶之

正義

季孫至貶之。正義曰季孫專

非公可知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
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
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
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今君唯以此命命我事
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
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較計公言是非不肯
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
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



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達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

之意說春秋也 晉楚爭先 爭先歆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 先晉悉薦反或如 且晉至久矣 許作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

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只辭只

之氏 非歸其尸盟也 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

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 辨皮

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正義曰盟實大國為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為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歆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

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楚謂

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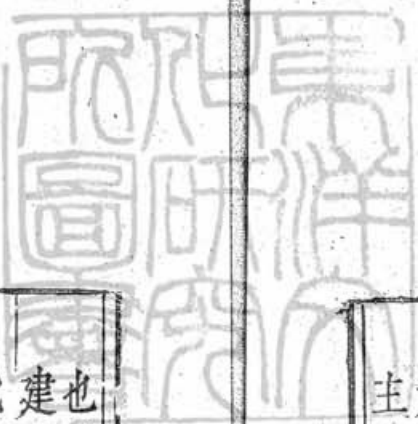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齊魯

齊魯

紇為客○坐才臥反
 飲於鵠反○客一至為客○正義曰享
 為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
 某為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
 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
 酒路堵父為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
 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
 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
 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為賓
 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為
 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為賓者燕禮謂與已之臣
 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為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
 其使人故使介為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
 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賓服虔云楚君恒以
 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軟為盟
 主故尊趙孟為賓案此享宋為主非楚為主服之妄



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

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

書蒙門宋城門○重直用反子木至對也○正義

其大夫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

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聞音問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國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治直吏反子木歸以

語王王曰尚矣哉

註 尚上也

○語魚據反下同

能歆神人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歆所金反

宜其光輔五

君以為盟主也

註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註 五君謂文襄靈成

景○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元帥居太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寅遂如楚涖盟

註 重結晉楚

之好

○好呼報反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註 自宋還過鄭

○隴力勇反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註 二

子石印段公孫段

○從才用反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註 詩以言

志子展賦草蟲

註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敕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註同

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

註 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

當之

註 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

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鶉順倫反賁音奔

註 鶉之至君也○正義曰伯有賦此



子石印段公孫段

○從才用反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註 詩以言

志子展賦草蟲

註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敕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註同

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

註 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

當之

註 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

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鶉順倫反賁音奔

註 鶉之至君也○正義曰伯有賦此



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趙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非也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國**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國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閭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

亦得統牀故孫**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

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

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國**推善於其

君子產賦陽桑**國**陽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民並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國**卒章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國**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

國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居什反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國能戒懼

不荒所以保家國保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

世之主公孫段賦桑扈國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

禮文故能受天之祐音戶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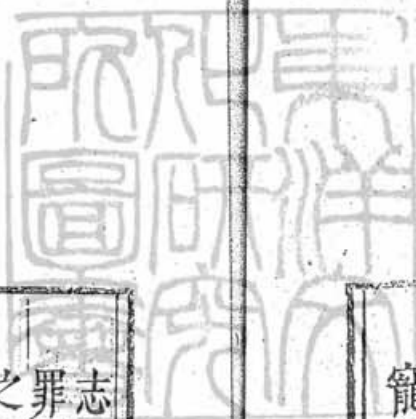
往國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焉

焉往同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

為賓榮國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

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倡昌亮反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

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

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

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

來之怨以為對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國言必先亡叔

賓之榮樂也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國稔年

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

穀一熟故為一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

者也在上不忘降國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主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國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

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國樂以至可乎

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不亦可乎

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欲宋至邑也○正義曰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鬪民免死也杜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

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

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

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

弊婢世反云踣也厭於鹽反徐於廉反

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與存盛明之法術也驕

淫殘虐是廢亡昏闇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

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與不畏則亡故云皆兵

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為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左師辭邑向

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主也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

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

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

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疆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娶

七住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反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

之弟亮反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

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

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疆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朝如字一音直遙反崔子許之偃與无

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

主謂崔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

國夫子謂崔杼

國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

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无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已故舉宗族父兄也

慶封

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國癸慶封屬大夫封以

成彊之言告癸

○癸普結反徐敷結反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

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國君謂齊莊

公爲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

國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又告

國成彊復告

○復扶又反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蒙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

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國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難乃旦反女音汝圉魚呂反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國恐滅家

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國言如一

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

守

○請爲于僞反下註癸爲爲齊莊同堞音牒徐養涉反

國崔氏堞其宮○正義曰謂新築女牆

而守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

國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註娶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註終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註開先人之冢以藏

之○辟婢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註當國秉

政○楚遠罷如晉泣盟註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

皮音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註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

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以能養民政其

焉往註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註在二十五年申

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註為齊莊公服喪賃

女鳩反以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註傳言

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註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

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

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

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註謂斗至詳

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

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

為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文十

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俱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太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

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九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

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應○
應對之應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書名惡之

○惡之
烏路反

邾子來朝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羯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

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

○耆市志反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朝楚○爲于僞反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

詳其事

○梓音子○梓慎至其事○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飢寒之

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于皮餽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

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

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枵許驕反

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

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為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利得行

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一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畱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此不可詳也

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

洩息列○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為無冰而發知反下同

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為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總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是玄枵乘歲星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乘

○宿音

蛇

玄武至所乘

○正義曰

蟲獸在地而

宿共成一象

東方為青龍之象

西方為白虎之象

皆

南首北尾也

南方為朱鳥之象

北方為玄武之象

皆

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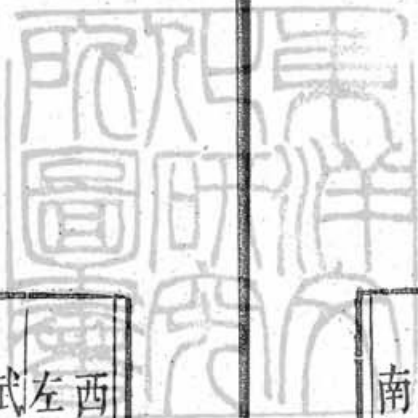
皆

皆

皆

皆

皆



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為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知宋鄭饑也

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亢音

浪

方

歲星至之星

○正義曰

歲星屬木

木位在東

反

方

東方之次

皆

為

壽星

大火房心

為宋分

壽星

角亢

為鄭分

故

龍

為

宋

鄭之星

也然則寅

為析木

之津析

木燕

之分

野

梓

為

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註**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

水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耗呼報反**註**何為**○**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危

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為也地氣發洩

而使時溫無水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水是

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

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夏齊侯陳侯蔡侯北

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

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註**陳

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

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註**陳侯至薊縣○

反薊音計正義曰傳言宋之

盟故雖文在諸國之下止為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

蔡胡沈為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

為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

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

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

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

王十二年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註**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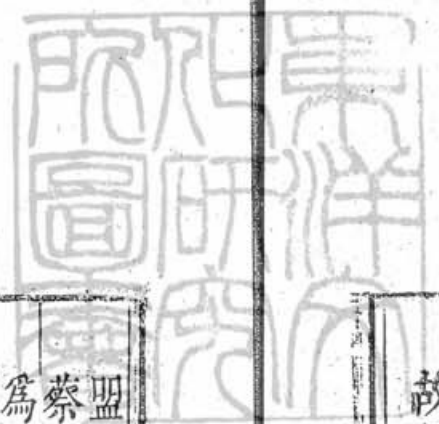
子曰先事後賄禮也**註**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

薦賄以副已心○賄呼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註**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疏**○小事至禮也

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

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



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重直龍反○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

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用反圃布古反

碯七畧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日人實反過古禾古臥二反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干

同勞力報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

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傲

反下同情徒臥反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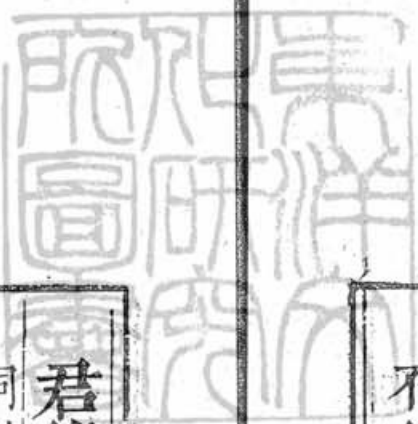
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晉宋古本及王肅註其文

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

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

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爲于僞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音環今吾子來

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

鄭君應來朝否實反驛人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

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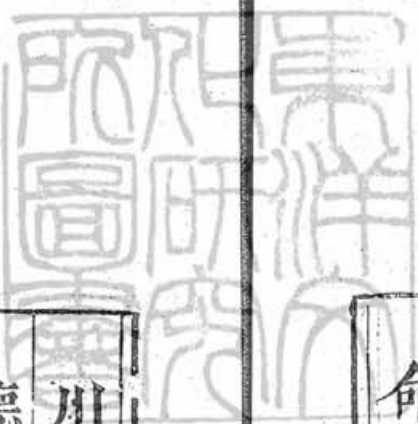
休休福祿也反註同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

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

束帛乘繩證反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



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

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今執至敢憚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

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為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違

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為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子大叔歸復命

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

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

上復女音汝何與音預跋涉白未反之頤三三

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曰迷復凶復

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應應對之應故凶○正

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為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為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已極更無所往故為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為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註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註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頤為養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

其願**其本**謂欲至其願○正義曰楚子本意願而棄

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

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居依反又音祈

幾近至亦難○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

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

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

十年不克征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

○復扶又反**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

下復顧同**竈鄭大夫**○裨避支反**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註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

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

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

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

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惡如字一音鳥

路反衝尺容註旅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反分扶問反

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

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

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

三十二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

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

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

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

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

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

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

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

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

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

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故

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九月鄭游吉如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

不爲壇註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相

亮反下同壇徒註至敵至郊勞○正義曰聘禮賓

丹反勞力報反註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

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蓋以朝禮君

壇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壇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外僕也下言草舍者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用於虔反下焉用作壇焉辟之又焉用盟皆同宥音又菑亦皆循之正義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音災曰因循不廢也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息

解也賣反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從朝會之命音恭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

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

嬖家數日國遷朝焉

國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主○數所

賢偏國遷朝焉○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

反政事耳封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

遷就嬖家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

國難乃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

之為賊當時辟難竝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

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

悉反故反盧蒲癸臣子之

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七計反註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國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國取七住反本亦作娶

曰宗不余辟

國言舍欲妻已宗不余辟○正義曰

宗癸謂慶舍為宗言男女辨姓則妻亦辟

彼宗不於處相辟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

國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

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癸言王

何而反之二人皆璧

國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

讎○嬖必計反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國寢戈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公膳日雙雞

國卿大夫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日按禮記玉藻云天

供卿大夫之常膳

國公膳日雙雞○正義

春秋

卷三

三十三

汲古閣

子曰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斗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

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

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起○驚徐音木鴨也去

反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更之以驚○正義曰釋

也字林已荏反饋其位反易云舒鳧驚舍人曰鳧

野名也驚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驚郭璞曰鴨

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

以遲別野名耳其為鴨一也○而以其洎饋○正義

曰說文云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饌

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

怨之深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

公孫○正義

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慶封告盧

蒲嬖以二子怒告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無音智**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註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

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慶封○萊音來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慶嗣慶封之族
○慶嗣繼嗣

慶嗣○慶嗣繼嗣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

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殘壞

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難乃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

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愾莫之止將不出我請

止之夫子謂慶舍
○愾皮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
○大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

國為祭尸慶奠為上獻**國**上獻先獻者○夷戶**國**慶

為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泣，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夷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盧蒲癸不可以禮責也。夷即繩也，為下殺慶繩，張本。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國**廟在宮內○環如字

徐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國**優俳○優於求反**國**俳皮皆反

國優俳。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束縛之也○絆音半**國**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

驚為好驚好亦善之意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國**魚里里名

優在魚里就觀之**國**優在魚里至觀之。正義曰：杜以國人從傍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樂高陳傳文不顯古事難知，輒以為規一何煩碎。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國**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

鮑國○介音界子尾抽桷擊扉三**國**桷椽也扉門闔也以

桷擊扉為期○桷音角扉音非門扇也椽直專反闔戶檻反盧蒲癸自後刺

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國**

薨屋棟○刺七亦反援音爰薨亡耕反字林亡成反**國**曰先儒相傳為然

也張衡西京賦曰：薨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薨棟梁也，是又名為梁。此是屋上之長林椽。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十六

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巢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

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為亂于偽反

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陳須無稅吐活反一音如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

里名陳直觀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

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

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禮食至不共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

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

坐取韭菹以偏濡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

上鉶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

處論語云汎愛眾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為遠散

所祭言其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

鳴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句

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句餘至

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闔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餘為夷末也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居反

公子鉏也本或作故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公鉏者非瀆音豆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邾殿

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邾蒲對反殿多薦反又如字

註及六十邑○正義曰傳直言六十杜知六十下同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

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

使無遷也遷移也○惡烏路反且夫音扶幅音福外不得宰○

以外宰猶益也以邾殿為外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邾殿耳

是乎正德以幅之**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

以為之幅**國**夫民至幅之。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

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國**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

以為邊幅使有度也**國**使無黜嫚**國**黜猶放也。敕律

反嫚徐**國**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音慢**國**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國尾邑受而稍致之**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

國蒲嬖于北竟**國**釋放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國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國**亂治也

○治直**國**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

吏反**國**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

十人鄭玄論語註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國**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國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國**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

國十人同心故必得**國**○令力**國**不十人不足以葬。正

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

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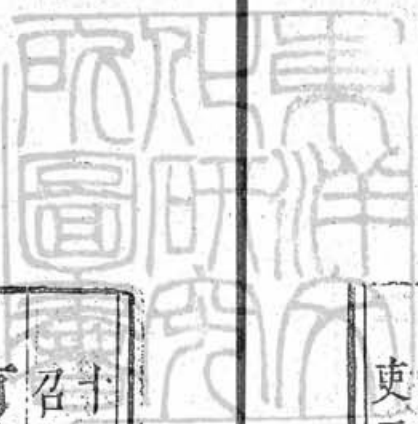
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國壁**國**崔氏太壁**國**○拱居勇**國**與我其拱壁。正義曰

氏大壁拱謂合兩手也此**國**反徐音恭**國**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

壁兩手拱抱之故為大壁**國**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國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國**更殯之於路寢



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

尸邊以章其罪

○著丁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至知求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真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

○為于偽反過古禾反

伯有廷勞於黃

崖不敬

○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

入洧

○勞力報反崖本又作涯魚佳反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

有大咎

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

而棄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土

○齊子禮反

行潦之蘋

藻

言賤菜

○潦音老蘋音頻藻音早

寘諸宗室

薦宗廟

○寘音之豉

反季蘭尸之敬也

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

濟澤至尸之敬

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

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

處故先言之也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

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

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敬可棄乎

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爲

于僞反下徐而爲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鷺

鷺五河反公遂行

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向戌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

同者二者竝爲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

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

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喪如字又息浪反隙去逆反本或作卻好呼報反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徵張陵反

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

徵之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

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八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九 襄二十九年 盡二十九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

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

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公在至明常○正義

侯于淮十七年春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

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二

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

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

